續藏書

續藏書二十一卷目錄

續藏書二十一卷目錄終

續藏書卷三十一

理學名臣

聘君吳公　事　景帝　裕陵

公名與弼字子傳江西崇仁人父溥為國子司業事建文永樂中為翰林修撰公資禀英異八九歲時讀書鄉塾已嶷然不凡年十九見伊洛淵源錄日夜玩讀至程伯淳亦有獵心喜曰審如是吾亦可學為聖賢遂去舉業謝人事獨處小樓盡讀四書五經洛閩諸錄收斂身心沉潛義理足不下樓者二年中歲家

貧、衣食不給、風雨不蔽、躬親耕稼、手足胼胝、非其道義、一介不取、四方來學者、約己分少、飲食誨教、天順元年、石亨謀於南陽、南陽爲草疏薦、留中數日、上

或以公薦自石亨爲祈病不知景泰中已遣行人聘之非始石亨也亨知敬公猶勝後之嫉賢者

問南陽與弼何如人、對曰與弼儒者、高蹈古昔、明王莫不好賢下士、皇上聘與弼、即聖朝盛事、上曰善、卿草勑、加束帛、遣使聘處士、勑曰、朕承祖宗丕緒、求賢圖治、亦有年矣、永惟勞於求賢、然後成無爲之治、樂於忘勢、乃能致難進之賢、問爾與弼、潛心經史、博洽古今、充經國之遠猷、抱致君之宏略、顧乃嘉

遯丘園不求聞達朕眷懷高誼思訪嘉猷企望丰儀以資啓沃夫古之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諒爾於行藏之宜處之當矣今特遣行人曹隆請爾所居徵爾赴闕仍賜禮幣以表至懷其惠然就道以副朕翹望之意比至　上問南陽與弼宜何官對曰宜授宮寮侍太子講學　上曰與論德左對曰與弼至乞召至文華殿顧問　上曰然又乞與館次供張　上曰然已而見　上文華殿公辭官　上曰前公前　上曰久聞高義特聘爾來何爲不受職對曰

微臣草茅賤士、少時多病、杜迹山林、本無高行、徒以
聲聞過情、誤塵薦牘、聖明過聽、能書束帛、天使造
門、不勝愧感、力疾謝、皇上厚意、今年六十八、實不
能供職、上曰、宮寮優閑、不必辭、公辭益力、上賜
文幣、八酒牢廩、遣內臣牛玉送館次、上起顧南陽
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就職、公三辭不允、遂稱病篤、
上又諭南陽曰、與弼召至、何爲不受職、即受職、必欲
歸山、俟秋涼、亦不固留、且祿之終身、不亦可乎、卿爲
朕諭此意、公固辭不受、留京師二月、求歸益切、南陽
公辭官必有深見

為　上言與弼初意本欲受一官事　陛下弟老且病進退狼狽幸　陛下包荒許再上疏辭幸甚　上曰果爾亦難留南陽又曰此朝廷盛事幸始終恩禮（南陽之爲士夫宗之禮賢亦千古美談也）上首肯曰既以行人聘來復以行人送歸與爾璽書令有司繼粟終其身南陽頓首曰帝王盛德事也公陳十事復表謝而歸公風格高邁議論英偉胷次灑落師道尊嚴善感悟啓發人其學術質任自然務涵養（此公所造學力勝胡敬齋百倍從祀舍吳而取胡何耶）性情有孔門陋巷風雩之意亦通時務能用世凡天文兵法陰陽易卜無不諳悉嘗曰註箋繁無益以故

不務著述云清江有陳海雍號龍潭老人潛心古學遯世無悶公雅敬重之白沙嘗以周易疑義質公公曰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白沙如其言往謁適龍潭雨中簑笠犂田乃延至家與之對榻信宿辯折疑義白沙嘆服而去龍潭語兒輩曰吳康齋非愛我者

翰林檢討陳公　　事　　裕陵　茂陵

公名獻章字公甫新會人正統十二年舉人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穎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戊辰辛未再上禮部不第聞吳康齋講伊洛之學遂棄其學而學焉成化三年復游太學邢祭酒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一時名動京師尋歸隱白沙十八年布政使彭韶督府朱英交薦召至京令就試吏部辭疾不赴越數日赴試至部復以疾驟發辭卒不就試時年五十六懇辭乞終養特

受翰林檢討而歸、至南安、知府張弼問出處、曰、康齋以布衣爲石亨所薦、以故不受職、求觀秘書、冀得開悟　主上、惜時相不悟、以爲實然言之　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遂決去、獻章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自後屢薦不起、或勸之著述、不荅、弘治十三年卒、學者稱爲白沙先生、萬曆中從祀孔子廟庭、謚文恭、公嘗曰、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専求所以用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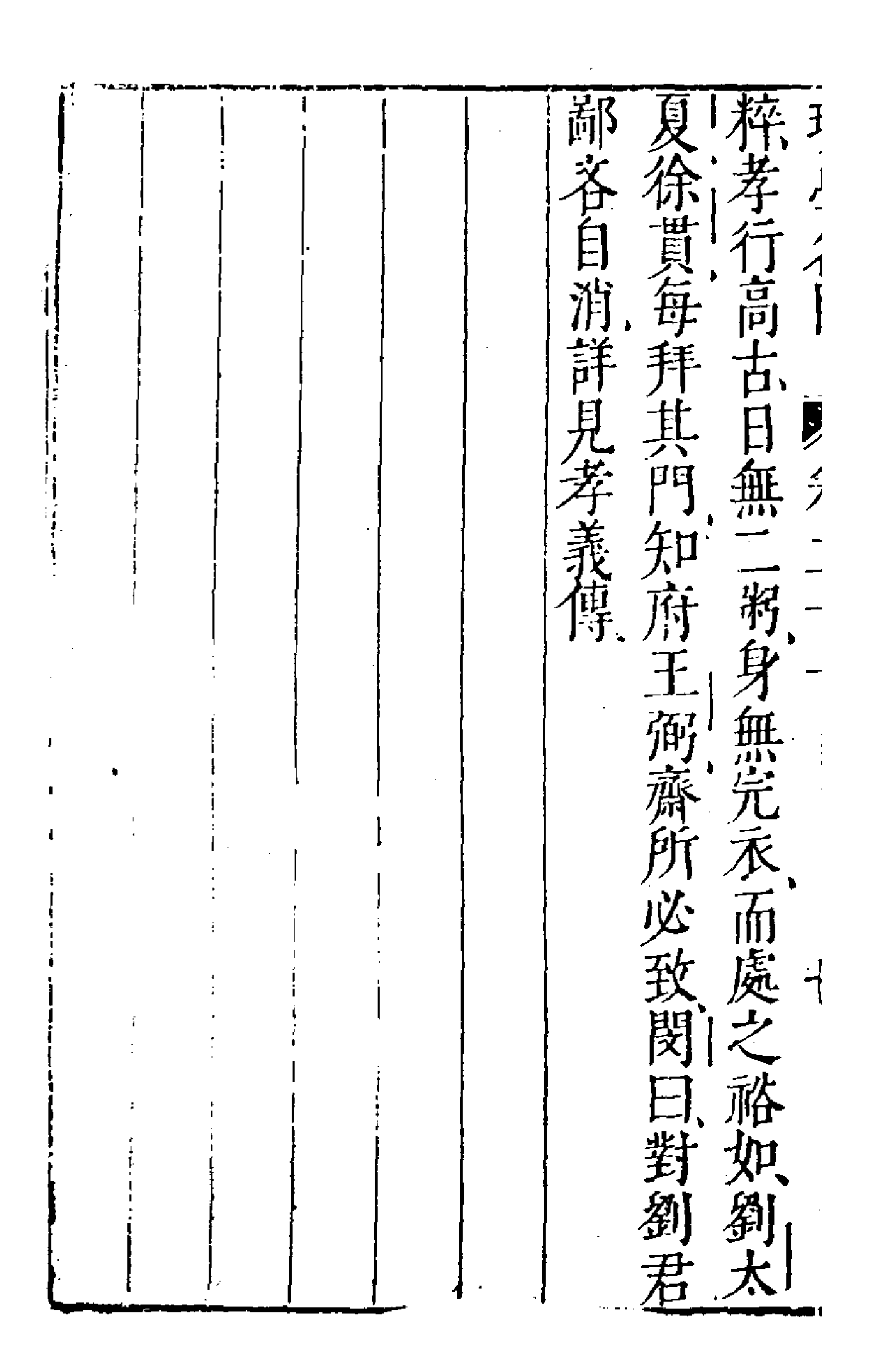
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尋書冊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脗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林俊曰康齋之有白沙猶李挺之之有康節始求之博久之曰雜矣又求之靜久之曰偏矣雜佛老而超佛老張朱二夫子先迷

而後獲也其立志甚專務道甚勇涵養甚熟德器粹
完脫落清灑獨超造物牢籠之外而寓言寄興于風
煙水月之間蓋有舞雩陋巷之風焉是時有布衣陳
真晟字晦德又字剩夫漳人也人稱陳布衣骨格高
聳神氣肅清望之非塵埃中人年十七八即能自拔
于俗專心儒業嘗至福州應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
待士禮走歸自是不復事科舉務為聖賢踐履之學
初讀中庸為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
知為學次第乃以大學為據曰大學誠意為鐵門關

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又曰人於此學若眞知之則行在其中矣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圖說之意書未上先疏乞召見陳說不報及書上下禮部看議竟寢既而走臨川就正康齋貨其家直得五金攜兄子一人行戒之曰我死即瘞于道題曰閩南布衣陳某墓至江西張元禎止之宿扣其

學、大加稱許、曰、無至臨川為也、遂歸鎮海、教人專一
靜坐、卒年六十四、後郡守彭桓立石官道傍、題曰、大
明闕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墓、提學
副使姚鏌祀之鄉賢祠、又有胡居仁字叔心、餘干人、
幼穎異、有大志、七歲學于家塾、言動如老成人、既而
沙、敬、齋、皆出康齋之門 曰
學于康齋、慨然以古人自期、斯道自任、以記誦詞章
為不足事、專用心於內、其學以主敬為要、因名敬齋、
處家庭如廟堂、對妻孥如賓客、端莊凝重、履繩蹈矩、
造次顛沛、未嘗少違、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自考、

終日竟夕、孳孳不倦、排異端、振流俗、高風偉節、儀表江南、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門人吏部侍郞余祐曰、先生弱冠時、奮志聖學、往遊康齋先生門、退而藏修于家、讀書窮理、存諸心者、不以一時或息、反諸身者不以一事或遺、久之則知益精、守益固、養益裕、而所得益深矣、居業錄者、先生道明德立、無可告語、故筆之于册、取易修辭立誠之義、其間論聖賢德業、經傳旨趣、學問工夫、政教基本、性命淵微、不一而足、萬曆中追謚文敬、從祀孔子廟庭、又有莆田劉閔、恭愼醇



粹孝行高古日無二粥身無完衣而處之裕如劉太夏徐貫每拜其門知府王御齋所必致閔曰對劉君鄙吝自消詳見孝義傳

郎中莊公　事　茂陵　秦夔

公名昶字孟暘江浦人成化二年進士庶吉士授翰林檢討與羅倫陳獻章友未幾與編修章懋黃仲昭上培養君德疏曰成化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内閣遣郎中韓定持小揭帖到東閣及史館分與太常卿兼侍讀學士吳節等令各賦詩臣等各授一帖内開花果烟火等項面帖詩讃題目仍令依舊格擬進及覩舊格俱是翫好之物鄙䙝之詞臣謂　陛下即位之初下　溫詔放田租絕貢獻停不急之務與民息

肩天下欣然承望太平久矣及觀去年以來如遣人造楮國家舊制也一聞大臣之言而遂寢節令宴樂每歲常例也一聞大臣之疏而遂罷且因災異 勅諭羣臣同加修省凡此數事臣未嘗不頌 陛下從善如流今日之舉或 兩宮在上 陛下欲極孝養以奉其懽耳然大孝養志不在徇好 母后恭儉德著天下不在烟火況兩廣郴靖四川未寧遼東離亂北虜毛里孩包藏禍心江西湖廣大旱數千里正宵旰焦勞不遑暇食 兩宮母后同憂之日臣知 陛

下決不暇爲此也且翰林以論思代言爲職雖供奉文字而鄙俚不經之詞豈宜撰進嘗伏讀 宣宗翰林箴曰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烟火之舉恐非堯舜之道烟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是以不敢妄陳疏入謫桂陽州判官給事中毛弘御史陳莊論救改南京行人司副久之以家艱去不復起居定山垂三十年有薦公者 召至京徐文靖公言當復公官翰林竟復司副遷南驗封郎中得風疾遷延野寺明年乞告未得允輒歸又明年罷

叅議賀公　事　茂陵　泰陵

公名欽字克恭別號醫閭先生世縣定海其先戍廣寧後屯爲遼西人少穎敏沉厚好學偶得近思錄朝夕翫讀成化二年舉進士爲戶科給事中見白沙論學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霾世即用我而我奚以爲用即日上疏解官去執弟子禮事白沙既別肖其像（此人所難近日楊復所少宰事羅近溪先生亦然）懸室中事之甚謹　泰陵初薦授陝西叅議撫治商洛以老病毋憂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養眞儒以講聖學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謂新會縣歷事監生

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誠當世之大賢爲士夫之矜式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內閣俾參大政或任經筵使養 君德三曰遵 祖訓以處內官謂內府監司局庫衙門載之 祖訓內官係其職掌不過灑掃供養關防出入等事而已近年如王振喜寧舒良王誠曹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方陳喜韋或陷主虜庭身叛賊境或主易 儲君禁錮南內或謀爲不軌賄易后妃或邀功啓釁流毒邊徼或恃寵招權納賂不貲或引用左道蠱惑 上心或導進淫巧益

虛府庫此其陷　君誤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宜深鑒已往之弊內不可使職掌奏牘得預大政外不可使鎮守地方掌握兵權則非惟　國家無疆之福亦宦官無疆之福也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謂陛下紹基之初舉行朱子喪葬之禮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頹敗之俗尚仍其舊禮讓之化未行淫褻之風日甚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教坊之俗樂疏入報聞允公辭正德四年逆瑾括田東人驚疑思亂義州以守臣貪故遂先發聚衆縱火刼財大擾然相

戒曰毋入東街驚賀黃門公聞往諭之曰渠輩旣知悔卽不殺人可解鎭城當有人至爾輩直拜跪求生愼無殺人已而撫鎭人果至須臾有言軍至且勦者衆復呼譟曰賀黃門無謾語又趨跪公里門公曰城中擾亂至此鎭城焉得不發兵雖至爾等第不殺人必宥爾無恐衆遂定城中不傷一人公不務博覽專讀五經四書小學靜思默識反身實踐冠昏喪祭遵用家禮每教人讀白鹿洞規小學鄉人由是興於行義老更好易究心象數手不釋卷卒鄉人祠之凌溪釣

臺子士詣鄉貢士、博學篤行、嘗陳十二事論王政不
報、辭疾歸終身不仕、

太子少保章文懿公　事茂陵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懋字德懋蘭谿人成化二年禮部貢士第一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逾年除編修　内庭張燈下詞臣賦詩公謂莊㫤黄仲昭曰　國家無事海宇治安内廷燃燈朝士踏歌蓋　天子仁聖孝奉　二宫將以備耳目之娛極天下之養也則斯舉固足以爲樂然大孝養志吾輩盍諫明日三人同上章以培養聖德爲言　上怒杖三人闕下左遷知臨武縣稱三君子時羅一峰論内閣大臣起復非禮亦謫官又稱爲

翰林四諫公未行給事中毛玉論救改南京大理左評事一考陞福建按察僉事其議處番貨通貿易以便商聽福安民採礦以絕盜托清軍以擒泰寧之寇先賑濟以平尤沙之賊善政卓然一考至吏部乞致仕時年四十一閉門卻埽跡弗入城府四方弟子執業問難家食二十餘年公卿臺諫累薦弘治十二年召謝文肅爲北監祭酒十四年　召公祭酒南監時遭父喪力辭　詔增司業員聽終制赴官十六年服闋上任尋上修舉學政條陳弊政二疏正德元年陳

言治道要務五事再疏乞休未允任滿三載疏引年不待報歸復三疏始得請五年陞南太常卿辭六年陞南禮部侍郎辭嘉靖初進南禮部尚書致仕公襟懷坦蕩不修城府望之龐朴即之和厚聽其言開心見誠人與之交則親與之言則信或以不情處之亦不逆億也居常無甚異同至臨大事決大議則據經援古確乎不易筮仕九轉至八座居官不過十年歷俸僅滿三考其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姜僉事麟贊公喜怒不形於色恩怨不槩於心矜伐不出諸口

驕泰不措於身碩膚不自見小疵不自揜以闇然自命可謂稱情矣楊文恪公曰儒雅如黃未軒豪邁如

賛其作

莊定山公斂華就實獨立其間風節如羅一峰習靜如陳白沙公既博復約自成一家至於收四海無瑕之譽膺五福無疆之年此則同時諸老未有或之先者也嗚呼在漢東都不爲危言之叔度在宋鵞湖不立異論之伯恭公之謂矣卒年八十八贈太子少保諡文懿子孫皆天孫誥又不慧號有子接公卒　特恩與國子生從子極歷官工部尚書有奇行

翰林修譔羅公　　事　茂陵

公名倫字彛正吉安永豐人成化二年進士第一策對萬言中引程正公言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去下句公不從爲翰林修譔會南陽起復公詣私第言不可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復數千言謫副提舉福建市舶自是臺省少起復者明年　召復官改南京尋疾辭歸閉門授徒日以註經爲業垂十年卒知公者

謂公有滂沛之文奇偉之節果敢之氣至其心所欲爲而力所未逮未必識知也公嗜學好古篤志力行避惡若涅聞善若驚嘗欲倣古置義田贍族人或助之堂食錢謝弗受或衣之衣行遇乞人必於途輒解罷去客晨至留飯倩之旁舍比舉火日巳近午白沙稱公才大不可及其志青天白日云

副使丁公事　茂陵

公名璣字玉夫鎮江丹徒人父元吉學行高古隱居教授學者稱爲易洞先生璣幼服庭訓嶷然早悟弱冠舉進士授中書舍人同官烏傷王君長逾倍尊事之吳文定寬與爲忘年交成化末以星變應　詔疏治道本末時政得失反覆數千言而根極於正心諸教東宮振綱紀正風俗愼用人重名器蘇民困理財節兵皆切時政末言方士釋老近之則害治宜斥遠疏入爲羣姦側目以同官公過連逮出爲普安州判

官晉安遠夷去中州萬里非人所居璣獨從一僕怡然行泰如也弘治初三原王公恕爲太宰雅重璣延見坐語者竟日明日復召不赴奏記言今日無急於正君然非一人一日之力宜早堅　主上嚮道之志開進賢之路廣本正源清制治保邦之務可次第而舉太宰韙其言欲引爲吏部竟爲忌者所沮轉廣西通判猾五以怨誣隣民爲盜斷其舌斃之獄汚衊其妻女逮伏法同官坐事者處之曲有恩至再印易牒執不可曰某平生惟辦此一片心事君敢為狀州內服闋倪文

毅掌銓印家起儀制郎尋以副使提學廣東入　賀
道淸遠山水暴發而沒巽日得其屍衣冠端整如生
存幾充養深粹居圓運方身不踰中人而任道好古
崇正闢邪有萬夫直前之勇羣吠衆譟不震不竦有
百煉之剛以儀禮周公之典久廢不行家居冠婚喪
葬一取束之其教人正容端坐澄心定氣使躁釋慮
消方與開講其析疑義入毫芒而文主雅純其爲政
先風化而一以誠意將之有去後思室廬不庇風雨
子女踰期無力爲嫁娶而愛君憂國出天性蓋儒

學不傳、得其門者或寡、殘窮探力索、渾融中粹、志之所向不息不岐、一以考亭朱子自期待、儼齋臨川而下、不屑也、所著大學疑義中庸語孟說、及儀禮注、末脫藁、大學士靳貴、從受學、尊事之終身、稱其中行獨復、於衆醉羣汚之中、任道甚力、制行甚方、涵養甚粹德性甚良、如金剛玉潤云、

吏目鄒公　事　茂陵

公名智字汝愚合州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生而穎敏過人年十二能文章經史一目即不忘嘗居龍泉庵拾樹葉焚照讀書如是三年文思警拔千言立就改庶吉士翰林會星變應　詔陳言極論陰陽之理言少師萬安持祿怙寵殊無厭足少保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梜詐懷奸全無廉恥世之所謂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託志忠勤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奸

直隷巡撫右副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决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乞盡斥小人而進用君子又言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宦官陰主之疏入不報弘治三年御史壽州湯鼐劾萬劉尹萬尹去劉獨留恨鼐御史魏璋附劉劉啖璋能去鼐陞僉都御史璋即草疏署陳景隆等名劾鼐與壽州知州劉槩妄言朝政嫉公者因入公名下詔獄公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獄官苦訊公公書詞曰智與今湯鼐等往來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

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具當事者恨公坐公黨緊妖言惑衆罪斃刑部侍郎彭韶辭不判徐文靖公亦力言吾輩不可使　朝廷有殺諫臣名始獲免左遷廣東石城所吏目尋謫戍河西公既謫毅然就道衣結履穿幾不能存親識饋遺堅却不受至石城視事甫兩月廢政悉舉總督都御史秦紘檄遣董修鹺書得居廣城與陳白沙遊四年暴疾卒年二十六

御史陳公　事　泰陵　康陵

公名茂烈字時周莆田人弘治九年進士公先世瑞安人戍籍與化遂居郡梅峯公髫年喪父繼戎役勵志邁俗不與羣兒伍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韜燈默誦不輟年十八慨然歎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己曾之日省豈非學之法與作省克錄自考進士時奉使廣東師事白沙語累日甚喜白沙曰學須靜一退作靜思錄爲吉安推官持大體開至誠通以民彝之懿豪家利寡婦財誣

許婚斷從守志夫制悍妻嫁有娠妾既生子歸承其業族人爭之驗與姊類爭者媿服時郡守嚴擘鎮豪徐轄以寛當道尚深刻徐開解得寛霽爲監察御史袍服朴素騎牝馬身若無官者有尚書子受賂崔志端以道士起皆根植自固言者屢劾不動公劾尚書去崔竟留遂以母老乞終養力供甘旨短床敝席不辦一蚊帳身治畦一蒼頭給薪水出則自挑小油盞妻子服食麤糲一女適彭惠安孫轄嫁具亦薄皆人甚不堪者公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五經四書之旨

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常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正德中吏部以公養母清苦、奏改爲晉江縣學教諭、資其祿、疏辭不拜、既又援侍郎潘禮例奏給月米、 上嘉陳茂烈清苦、令有司月給米三石以資孝養、又辭曰、 陛下隆孝理之化、長清白之風、下逮微臣、亦荷收恤、豈獨臣一家之幸而已、第念臣家素貧寒、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于臣之家、而臣亦得以自遣其貧、非誠有及人之廉、盡己之孝也、古人行傭負米、皆以爲親、臣之貧、尚未至是、而臣母鞠臣、守貧居

寡艱苦獨至臣雖勉盡心力之義竟未酬涓滴之恩
且母年已八十有六來日無多返哺至情固欲自盡
資養月米心竊不安奏　上不允公辭公以母年九
十未有嗣息日夜爲憂方抱疾而母卒強起號哭寢
地疾轉亟卒林見素爲治殮具立其族子達揚爲後
都御史王應鵬薦公廉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純孝
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　詔表宅里曰孝廉恤其
家見素曰陳公領悟既深而充養亦熟隱衷粹行對
天地質鬼神鄉國敬服殆黃憲管寧之流也

鄭端簡論曰、黃伯固鞏、陳時周茂烈、二公皆莆産、忠潔足以明志、孝廉足以存節、究其用經濟才也、孰非人臣、孰非人子、觀此能無深省乎、

國子祭酒蔡公　事　茂陂　蔡[illegible]

公名清字介夫晋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為禮部主事三年三原用之吏部竟復禮部乞南又請告起按察副使督學江西賀藩王壽日獨去朝服中蔽膝三司官舊用朔望朝王次日謁孔子公請三司先謁孔子藩王素憾林俊讒者因言公與林厚遂忌公伺公短使人傳謗京師欲併逐公一日宴藩王所譏公不能詩文公據理正對拂其意僚友又有相傾者遂決意引疾致仕去逆瑾專政起國子祭酒以厭人心而

公則已卒矣公明經篤學氣清色和外簡而內辯嘗曰儒者致用尚欲經理一世康濟羣生今吾數口之家生計常不辦至數數仰資他人貽憂父母才之疏劣於此亦可見又嘗題臥處曰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夭又言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爲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際盛時操名器徒就一己之私而已

侍郎儲文懿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瓘字靜夫泰州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歷南京考功主事文選郎中弘治七年調考功十年陞太僕少卿公與物無競而自守介然在考功出入三年臧否不淆交遊稀寡嘗薦張吉等五人可任諫官論救科道龐泮等不宜以言事下獄　康陵初陞太僕卿明年僉都御史總糧南京閒局無事專心經史訪輯
國朝故事又明年入戶部爲侍郎逆瑾專權公卿奔走瑾前公愧憤引疾求去長沙與公善得允致仕

内批公有才望行且起公去數月瑾誅不數月起公時瑾雖誅諸倖佞繼用公亦不樂明年又乞休去七年起南京戶部是年冬改吏部南京公辭益力起益數其淳易恬靖人皆慕之卒謚文懿

李贄曰公視陽明先生居然前輩矣陽明中弘治十二年進士時公則已太僕少卿而往來問學若弟子吁此公之所以益不可及也後泰州有心齋先生其聞風而興者與心齋之子東崖公贄之師東崖之學雖出自庭訓然心齋先生在日親遣之事龍谿於越東

與龍谿之友、月泉老衲矣所得更深邃也東崖幼時親見陽明、

續藏書卷二十一終

續藏書二十二卷目錄

理學名臣

湛文簡公若水

呂文簡公柟

附 馬汝驥 王道 穆孔暉

鄒文莊公守益

附 子善 孫德涵 德溥

王心齋公艮

附 子璧 林春

目錄終

續藏書卷二十二

理學名臣

尚書湛公

事 康陵 永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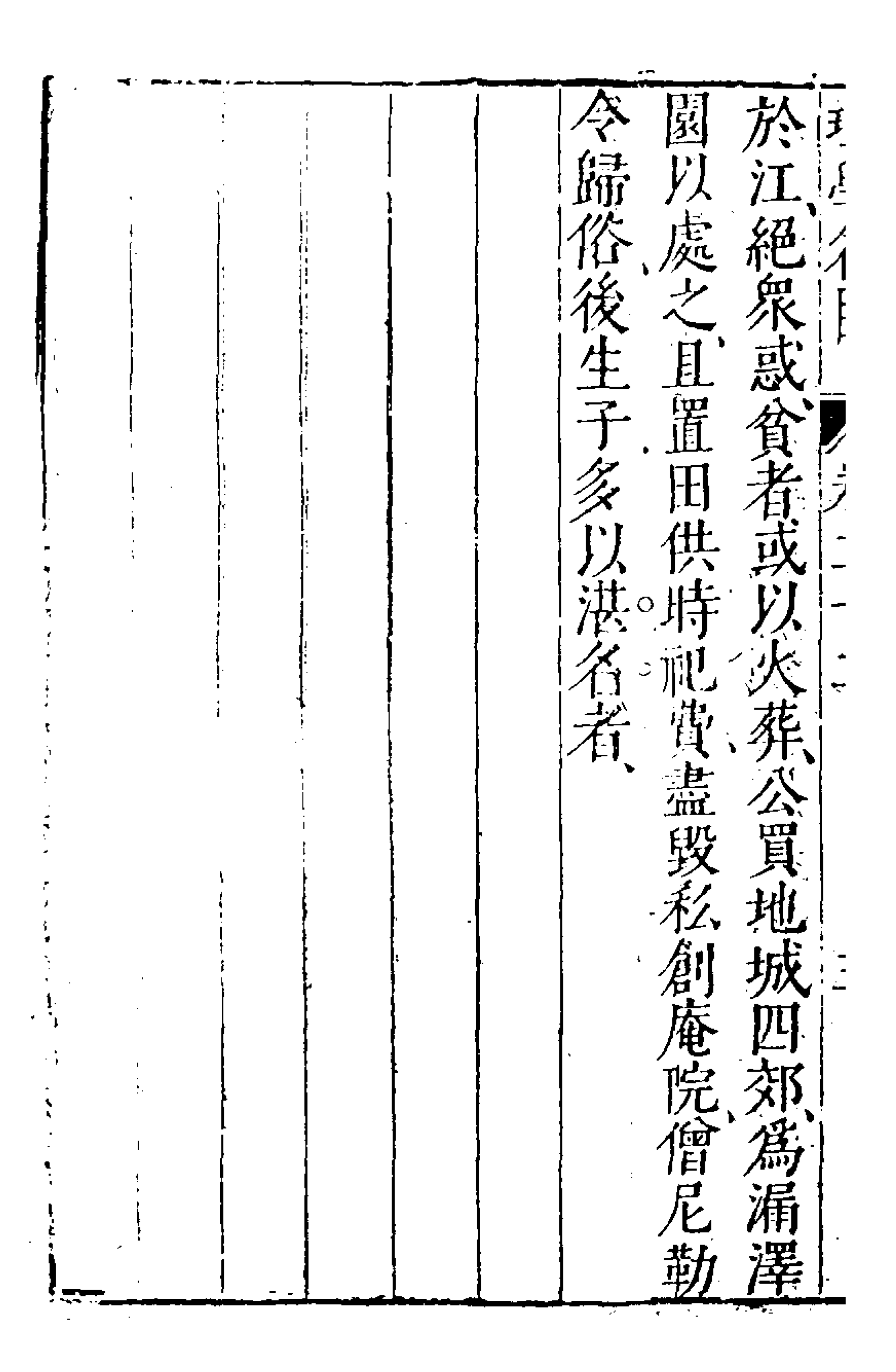
公名若水字元明廣東增城人性頴敏自少知學弘治壬子以書魁其倫尋從白沙先生遊即以隨處體認天理爲宗白沙曰此子參前倚衡之學也自是潛心默會日有所得遂焚去路引誓不復仕後以母命出僉事徐紘爲勸駕赴南雍祭酒章懋試粹面盎背論甚奇之乙丑會試學士張元禎楊廷和主考撫其

卷曰此非白沙之徒不能爲其眼拔第二名賜進士高等選爲翰林庶吉士擢編修時陽明王公在吏部相與倡道京師塲屋所取士修撰呂柟主事王崇輩和之道價日著學者稱甘泉先生久之使安南冊封國王黎晭却其餽不受正德丁亥奉母喪歸葬荷塘廬墓三年墓產瑞瓜人以爲孝感所致卜築西樵多士來學支與日給錢米開禮舍于僧寺至齋戒三日習禮成而後聽講講必端坐觀心不遽與言嘉靖初趨朝考九年滿陞侍讀尋陞南京國子監祭酒開講院

與諸生論學刻心性圖說未滿考陞禮部侍郎先後有勤聖學等疏凡數十上總爲獻納編又倣大學衍義補作格物通以進累遷南禮吏兵三部尚書置新泉三山二莊講學于新泉書院江都休寧貴池等處公書院所在而是滿九年考吏部奏其績　上以年逾七十許致仕所著有遵道錄樵語古文小學四書測二禮經傳測春秋正傳古易經傳測學庸訓測前後詩文集不啻千百卷門人在監者永康程文德武陵蔣信最知名皆極力薦拔位至通顯平生足跡所

至必建書院祀白沙雖田莊亦然嘗於所居天關精舍祭贊尚書府立祀　聖所置倉廩館穀多士又至衡山建白沙書院置田五頃歸復取白雲山爲白沙祠平生志篤而力勤無處不授徒無日不講學從遊者殆徧天下所論以自然爲本體以勿忘勿助爲工夫大抵得之師門爲多白沙嘗謂曰人與天地同體四時行百物生若滯在一處安能爲造化之主善學者常令此心在無物處便運得轉耳學以自然爲宗不可不理會又曰學以自然爲宗承喻日來頗有湊

泊處譬之適千里者起脚不差必有所到自然之樂乃眞樂也宇宙間復有何事又示以詩曰有學無學有覺無覺千金一瓠萬金一諾天命流行眞機活潑水到渠成鳶飛魚躍德山莫杖臨濟莫喝萬化自然太虛何說繡羅一方金鍼誰掇其得於指授者如此庚申四月丁巳卒于所居小偶洞年九十五有大星隕于廣州之河南其聲如雷云公在南都久春時勸農躬詣田畝閱俗侈汰定喪祭之制須行之費省而禮舉都人無不樂從有劉公廟聚衆燒香爲洗其像



於江、絕衆惑、貧者或以火葬、公買地城四郊、爲漏澤園以處之、且置田供時祀、費盡毀私創庵院、僧尼勒令歸俗、後生子多以湛名者、

侍郎呂文簡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柟、字仲木、陝西高陵人、居涇水之陽、學者稱涇野先生、祖彬卿葬日、壙中有聲如雷、卜者以爲當顯六世後、六傳至渉、生公、果符卜言、公資性穎悟、始就傅習幼儀郎中高選奇之曰、此大器也、提學馬中錫異其文、收入縣學、尚未總丱、即志聖賢之學、危坐朗誦小屋中、祁寒酷暑、不踰戸限、已受學孫行人昂、充然有得、脩學楊遂菴王虎谷、拔入正學書院、嘗夢明道東萊親爲指授、而義理愈精、熊李二参政聞其賢、

欲延爲塾師、公以禮無往教辭之、乃遣其子就學山寺、未幾聞父疾奔還、二公用驛馬追送弗、受疾平、移居雲槐精舍、從遊者日衆、辛酉年二十三中鄉試、刻其文、明年下第、卒業成均、與三原馬伯循、泰世觀、榆次寇子惇、安陽張仲修、崔仲鳧、林縣馬敬臣、輟舉業而講理學、習古冠婚士相見禮、　孝廟賓天、衆在順天府哭臨、惟具禮耳、公則涕淚交下、通國異而譏之、弗恤也、孫行人殁爲之服衰、拜送弔客、戊辰中會試第六人、　廷試擢第一、先是康對山爲會試同考、批

其卷云卷甚佳惜力微不能首薦予然予自當魁天下矣自鄉試至是僅八年有成帙詩文集爲翰林修撰受祿祀先祝稱某之子某聞者羨其知禮父母書至對使拜受退而跪讀其他親友書受讀亦各有儀開期功喪必爲位哭奠饋遺非禮不受逆瑾擅權竊政附之者驟遷顯秩公雖同鄉獨不往且却其賀瑾不堪又因西夏構論上疏請　上入宮親政事庶禍本潛消宗社可保瑾更惡其直欲殺之遂與何柏齋相繼引疾去何亦當時所不能容者遣官校偵其過

不得至半途返、公抵家數月、瑾誅、陝之縉紳株連者、無算、人以是服其先見、杜門力田養親、若將終身焉、父或因小失責次子梓、公跪而同受責、父怒旋解、科道薦剡交上、乃起供舊職、上勤學疏、謂文王緝熙敬止、咸和萬民、斯享臺沼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慾、太祖一舉而取之、可爲深戒、或譏其過直、公曰、昔賈山借秦爲喻、文帝尚能用之、矧主上明聖、遠過漢文、吾獨不能爲賈山乎、疏上、蒙嘉納、以乾清宮災、復應詔陳言六事、其、遣去義子番僧、取回鎮守太監

尤人所不敢言以言不行復求退秋父病侍湯藥夜衣帶不解晝寢無聲及其卒也痛哭嘔血將葬時大雨如注跣擗踊蹈泥淖中道路環視有泣下者葬畢廬於中門外旦夕不輟自成服奠葬遷柩題主以及卒哭三虞大小祥禫斟酌損益各有儀注楊東江華葬父母咸踵其遺意行之鎮守太監廖鐺賻以金幣立郡之客有托交游以三百金求書者公峻拒之曰人心如青天白日奈何以禽獸相視也客慚而退都御史盛應期御史朱節熊相曹珪累薦適 世廟入

繼大統首、召公遂幡然有用世志壬午與修　武廟實錄、　上御經筵當進講是月值　仁祖淳皇后忌辰因口奏宜著慘淡之服罷酒飯之賜朝論韙之、疏勸勤聖學以爲新政之助略曰學貴力行而知要、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須克己愼獨上對天心親賢遠覽下通民志太平之業可不難致大禮議興意見與時不合復以十三事自陳議者謂大臣宰執之職不宜引爲己責因下　詔獄尋謫解州判官知州缺攝行州事於是恤煢獨減丁役勸農桑築堤以護鹽

池開渠以興水利載諸署解文移者可考也已又聚耆民鄉長講讀教民牓文行呂氏鄉約及文公家禮察孝弟節義者標題其門求子夏後訓諸學宮建司馬溫公祠正首陽夷齊墓訂雲長關公集迎其母躬孝養爲百姓先鄉近及遠方學者日衆御史爲闢解梁書院以居之擇民間俊秀子弟習小學之節歌風雅之詩民俗士習翕然改觀居三年御史盧煥等累薦稱其爲王佐才陞南宗人府經歷士民無慮千數哭送河干去後州人爲之立碑塑像以志不忘云陞

南吏部考功司郎中尚寶司卿政務清簡得閉門讀書兼設教鷲峰精藍吳楚閩越士從者殆百餘人時張相國應　詔道出南都有醵禮爲賀者公托以官卑俸薄拒之通政王張之甥也轉北祭酒通國送之江上公獨不往張銜之欲乘機罷其官不果陞南太常少卿太常會飲皆役樂籍更有雜差公悉與寬免禁道士俗粧每月朔望令演樂二次　太廟災乞罷黜答天戒不允自庚寅至甲午在南都六年乙未始入爲北祭酒監中教典士氣跅弛不振久矣遂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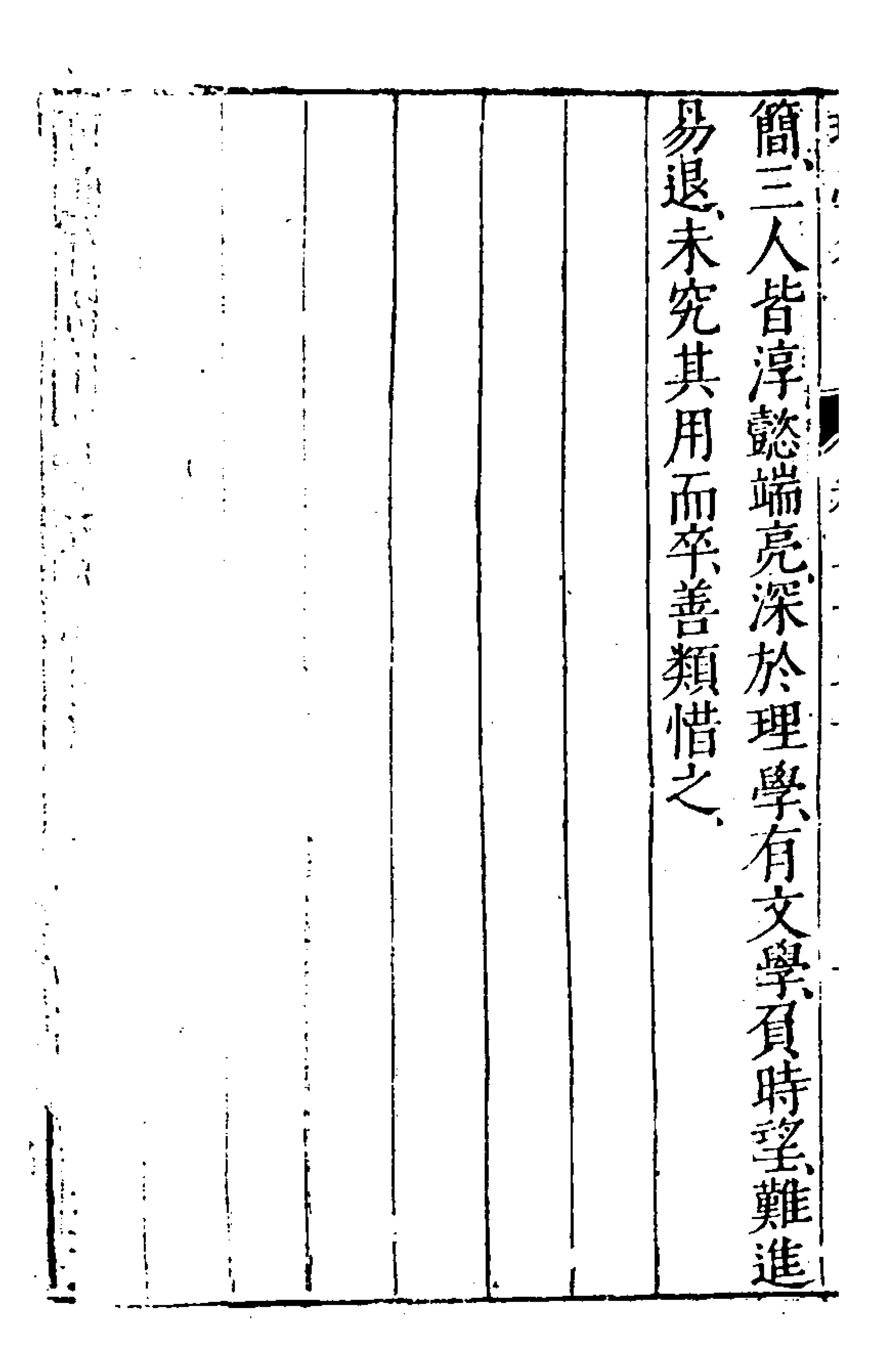
範、師模嚴、自表樹、敦禮讓、勸講習、棄去一切繁文一二、貴游子弟、稍不率者、即繩之以法、而乞差撥之風頽息、有以敷教在寬規者、對曰、寬非縱肆、乃日刮月劘、而不責效於旦暮間云耳、然曰敬敷、則曷嘗不嚴、古稱師嚴道尊、道尊而民敬學、令人才不古、豈古令人真不相及哉、內則祭酒、外則提學、率多因循姑息、而不知人才日下也、公立教、皆躬行以率之、以正心修身、忠君孝親爲本、季試諸生、必刻其文之優者以式、德行著稱者、則揭之楄、仍早撥歷以示勸、病者

問而醫之疚者賻而歸之問取儀禮及爲詩樂圖譜分日講解禮義之俗絃歌之聲洋洋於京師首善之地矣又言之吏部請一體丞兩廳六堂諸屬罔不清愼不但教及諸生雖歷事監生觀政進士向學中官亦從而質疑問難奏減歷日以通淹滯申飭監規五事請之 上皆報可識者以爲自宋吳李章四祭酒外鮮見其比陞南禮部右侍郎同諸公卿謁 孝陵衆將着緋公曰望墓生哀宜青衣角帶衆從之署吏部薦文武士可備將相之選者數人察長霍走簡歛

祭張故相公峻拒之且云一變而為正人有何不可（公以當時議禮諸臣為邪所見不同如此）其亢直敢言如此　上將躬覲　承天陵累疏勸止留中未出捧表賀　萬壽節道出河南見餓莩相枕藉語所在隨宜埋之朝賀禮畢值天變遂乞致仕歸事疾淑人敬養備至不殊生母生母疾病頭風怯寒親製艾褥乃安歲饑以俸餘賙其族人事叔博如父姊適劉家貧常分財濟之痛宋外祖無嗣每展墓垂涕不止從舅宋璡流同州務尋訪還其鄉卒哀毀亦不殊生母未及葬以壬寅六月疽發背坐臥北泉精舍至

七月一日卒年六十四是日有雷火日食之變及夕有大星隕於華陰弔者以千計高陵人爲罷市者三日解梁及四方學者聞之皆設奠位持心喪訃聞上爲輟朝一日　賜諭祭　命有司營壙事公頭顱圓潤體貌豐隆海口童顏輪耳方面兩目烱烱有神雖官三品履仕途三十餘年座止圖書室無媵妾家無長物平生不以私事干人亦不受人私干門人相守數十年未嘗見有偷詐惰容有疑陽明之學者則曰講其學而行非勿信可也不講其學而行是信之

可也有効甘泉之學者則曰　聖君在上賢臣在下豈可使　明時有僞學之禁有問朱陸之學者則曰初時同法堯舜同師孔孟雖入門路徑微有不同而究竟本原其致一也所著有四書因問易說翼書說要詩說序春秋說志禮問內外篇史約小學釋寒暑經圖解史館獻納宋四子抄釋南省奏稿涇野詩文集同時有馬汝驥字仲房綏德人正德十二年進士卒諡文簡武城王道字純甫正德六年進士歷官吏部侍郎諡文定棠邑穆孔暉字伯潛官太常卿諡文


簡、三人皆淳懿端亮、深於理學、有文學、負時望、難進易退、未究其用而卒、善類惜之、

侍郎鄒文莊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守益字謙之安福縣人父賢進士仕至福建按察司僉事年十七舉江西鄉試正德辛未會試陽明先生爲同考賞識之拔爲第一　廷試及第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踰年告歸壹意問學嘗讀中庸歎曰程朱補格致傳而中庸首言愼獨不及格物者何邪積疑於懷會陽明先生開府虔臺公往謁論辯反覆閒夙疑氷釋曰道在是矣自是從陽明先生擒宸濠周旋兵間者久之嘉靖初起公復謁陽明先生於越

留月餘陽明戀戀不能別門人問之曰曾子所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謙之近之矣會大禮議起上書忤　旨下詔獄謫判廣德州公未歷吏事而蒞官臨民務以誠心相感發奸摘伏人稱神明公顧常自訟曰如保赤子愧未能也撤淫祠建復初書院延同門王心齋艮暨諸賢講學興禮風動隣郡徽寧池太閒志學之風至今冠江左公啓之也丁亥陞南主客郎中踰年文成卒於師公服心喪在部日與湛甘泉呂涇野聚講辛卯請告趨會稽哭文成存撫其孤聚

同門講學于天真書院戊戌起南京吏部考功郎中己亥奉　旨簡宮僚　召入爲司經局洗馬充　經筵講官應　詔上薛文清公從祀議時與徐文貞階羅文恭洪先唐荊川順之相資切士類興起甚衆居頃之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蓋當事者忌而遠之也尋改南監祭酒公遵成憲申章程立號冊俾出入相友淑慝相勸歌詩習禮六館士相慶得師居無何　九廟災大臣當自陳公疏中寓交儆意讒者因中傷之竟解官歸壬戌公年七十有二九月中

寢疾召家人訓飭之諸子扶坐正衣冠而卒隆慶初贈南京禮部右侍郎諡文莊集若干卷行於世嘗語學者曰人心之靈萬古一日目分黑白口辨甘苦鼻别香臭今之人有異三代乎是非在人猶黑白甘苦謂人無是非之心誣其心者也夫孩提而知愛敬入井而知惻隱嘑蹴而知羞惡豈待教而後能哉心之靈明知是知非若黑白甘苦井然不爽自慊自欺在已而已又曰良知一也自其無昏昧謂之覺自其無放逸謂之戒懼自其無加損謂之平等工夫一也所

從言之異耳若以覺與平等爲簡易以戒懼爲起意非惟誤認戒懼亦誤認覺與平等矣公之持論類如此平居與學者接不言而使人意消說者謂溫良恭儉讓之風感人動物有出於言語作爲外者師門一時相推重不虛耳子善大僕卿孫德涵按察僉事德溥太子洗馬皆知學能世其家

心齋王公

公名艮，字汝止，泰州安豐場人，場俗故業鹽，無宿學者，而汝止孝出天性，寒日見親以急務盥冷水，乃痛哭曰，某爲子而令親天寒盥冷水乎，何用人子爲，出代親役，入掃舍奉席，晨省夜定，如古禮，唯謹久之，行益純，忽心量洞明，悟性無礙，而天地萬物爲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體中，題其坐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卽悟入時，已能如此，於是謝役，秉禮爲儒者，而人未之識也，益有年，王文成以副都御史撫江

西矣、江西人有客安豐者、聞汝止說論語、詫曰、此絕類王巡撫公之談學也、汝止乃大喜、即日造江西、服古冠服、執木簡、賦二詩爲贄、以賓禮見、文成異之、下階迎入、民長揖、上坐論學、居數日有省、曰、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諸外、先生之學、精深極微得諸心者也、反服執弟子禮、已文成居越、時時造越中請質、已太息曰、是某之罪也、夫何風之未遠也、辭還家、駕小車、從二僕北行、所至、以師說化導、所至人聚觀聽者、無慮千百、抵京、同志相顧愕眙、共匿車、勸止留一月、竟

諸衆心而反而汝止意終遠遂矣汝止骨剛氣和性靈朗徹見人眉睫即知其所存學者意慝稍疏漸見之不敢正而視也接引人無間僕隷雖頑貴悍戾不說學者聞言皆愧悔謝不及有蓄疑不解者旁及他事使本疑頓解機應響疾諸聲應氣求者望庭爲歸與剖析精審莫不虛往實還而喜溢色眉也蓋汝止之學以悟性爲宗以反己爲要以孝弟爲實以樂學爲門以太虛爲宅以古今爲旦暮以明學啓後爲重任以九二見龍爲正位以孔氏爲家法其言曰只心有

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又曰知愚夫愚婦與知與能與鳶魚飛躍同一活潑潑地則知性矣語持功太嚴者曰君子不以養心者害心有問放心難收者呼之輒應而起曰汝心見在更何求乎曰即事是心更無心矣即心是事更無事矣郡守召辭以疾謂門人曰致師而學學不誠矣往教教不立矣不往是不仁也必往是不智也此道也或問先生何不仕曰吾無往而不與

二三子者是某之仕也或勸之著述不應洪御史垣

搆舍居其徒吳御史悌抗疏薦不報大學士趙貞吉誌其墓以爲契聖歸眞生知之亞暁作格物要旨慫仁方諸篇或百世不可易云生五子衣璧䄡䄡雍皆有立而璧最知名璧字宗順學者稱東崖先生生九齡隨父之陽明公所士大夫會者千人公命童子歌多囁嚅不能應宗順意氣恬如歌聲若金石公召視之知爲心齋子詫曰吾固知越中無此兒也慨奇而授之學是時龍谿緒山玉芝皆在公左右宗順以公命悉師事之踰十年歸娶已之越復留者八年師友

相陶汰氣竦神涌耳新目明標樹山嶽之上越軼風霆之外縣枝葉而達其根派流而遡其源沛如也久之陽明卒於師心齋始授徒淮南宗順相之覃思悠然講論鏘鏘然不啻陽明之存也心齋殁宗順望日隆四方聘以主教者沓至羅近谿守宛則迎之蔡春臺守蘇則迎之李文定迎之興化宋中丞迎之吉安李計部迎之真州董郡丞迎之建寧餘始淮悉數歸則隨村落小大扁舟往來歌聲與林樾相激發聞者以爲舞雩詠歸之風復出至是風教彬彬盈宇內矣天

臺耿公嘗晤宗順迎謂曰衆多君解了於道有得君自謂君何曰道者六通四闢之塗也藉謂我有之將探取焉而又曰我能得之則已離矣聞者大賞其言至金陵與多士講習連惙累旬博問精討靡不愜其欲以去楊道南紀之云東崖子至而論學也問學何以曰樂又問曰樂者心體也有不樂非其體也吾求以復之而已然則如之何而後樂曰吾體自樂曰如之何而後樂是加於體之外也然則學可廢乎曰否莫非學也而皆以求此樂也樂者樂此學學者學此

樂吾先子盖言之矣樂有辨乎曰有所倚而樂者樂以人也喪其所倚則不樂無所倚而樂者樂以天也舒慘失得欣戚榮悴無之而不可曰無倚而樂非樂道邪曰樂卽道也而曰樂道是牀上之牀也學顏止此乎曰孔顏曰不改其樂曰樂在其中於此盖終身焉而何以加諸然則何以曰憂道曰君子非以外物爲戚戚也所憂者道也憂道者憂其不得乎樂也云爾平生孔孟之言未嘗一日去於口其推而與世共也未嘗一日忘於心而大意具此矣居恒不煩繩削

而動應矩矱非其義千金至前不一盼也喪祭必遵古禮建先祠置祭田月朔率子弟肅衣冠致奠隨考一月中所爲竟日乃罷蓋心齋以修身格物爲鵠宗順嚴取予敦孝弟聯宗族闢於行誼者毛髮必謹宛然先人之法度中丞淩海樓疏薦於朝部擬召用宗順堅臥自如臨終屏婦女毋使近諭門人子弟親賢講學語不及私夫宗順之才藉有所會其度其功業豈有既哉乃終其身一不屑意蓋自心齋絕去利祿一以明道覺人爲任此儀封人得於孔子者當時不

盡知也、而宗順父子、守所聞於古、至再世不稍變、嗚呼、此豈可與淺見寡聞者道哉、心齋之與從遊者甚衆、推馴謹者、以林春子仁爲第一、

林春字子仁、亦泰州人、子仁生平束修之問、畏之若苞苴、行必愜人情之所安、故不爲嵬崖斬絶之行、言必衡乎力、故不爲要眇浮潤之言、於世紛華盛麗擐巧慧辯、未嘗一有濡膩也、起家爲會試舉首、登進士第、官吏曹、至文選郎中、吏部稱文選至要重、故峻其門第、雖親故不往拜、子仁獨門無留賓、同志中、雖名

位絶不相埒者悛悛下之惟謹出部則徧走刺諸賓客夜則挾衾被往宿觀寺中講學竟夕以爲常其論學輒曰吾師心齋說如是惟恐人之不入意烝烝如也而同志日臻是時縉紳士以學萃京師者數十人其聰明解悟能發揮師說者惟山陰王汝中畿志行悃愊則惟子仁與吉水羅達夫洪先達夫於朋友中最沈密矣然子仁猶面疵之以其露才也然子仁本以長厚淸苦謹繩墨自立日以朱墨筆點記其意向臧否醇雜自程度而時學徵本體益精頗以子仁爲

未至郎子仁亦自歎曰此治病於標者也然其後蕩者失所歸而子仁終以質行名子仁官吏曹久以母病謝歸養掌選事愼擇監司守令而賢同志者薦進之恐後其論選曹之職上欲以其心通於君相與冢宰之心下欲以其心通於選人與天下人之心相冢宰之心未必皆選人與天下人之心選人之心未必相冢宰之心誠令相冢宰之心與天下之人心合則吾職舉吾志行矣其自任如此

蘿石董公

海寧董蘿石澐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間與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為詩社旦夕吟詠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共非笑之不顧以為是天下之至樂也已遊會稽聞王文成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訪之入門長揖踞上坐文成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敬之又詢知其董蘿石也與之語連日夜蘿石退謂何生秦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為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塲而常不

屑其所爲以爲世豈眞有所謂聖賢之學乎直假道於是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志於詩而放浪於山水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之所爲日夜弊精勞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之徒特淸濁之分而其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於虛此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身焉得無以旣老而有所不可乎泰起拜賀曰先生之年則老矣先生之志何壯哉入以請於文成文成喟然嘆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雖然齒長於我

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奚必北面而後爲禮乎蘿石聞之曰夫子殆以予誠之未積歟辭歸兩月棄其瓢笠持一縑而來謂泰曰此吾老妻之所織也吾之誠積若茲縷矣夫子其許我乎泰入以請陽明子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苟知挑筆爲文辭稍記習訓詁則已傲然自大不復知有從師學問之事聞有或從師問學者則鬨然共非笑指斥若恠物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遍江湖蓋居然先輩矣一旦聞予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

敝屣遂求北面而屈禮焉非天下大勇其孰能與於此則如蘿石固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蘿石乎蘿石曰甚哉夫子之拒我也吾不能以俟請矣入而強納拜焉陽明子固辭不獲則許之以師友之間與之探禹穴登爐峰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迹徜徉於雲門若耶鑑湖剡曲蘿石日有聞益充然有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爲社者或笑而非之或爲詩而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自苦若是邪蘿石笑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方知憫若之自苦

也顧以吾爲苦耶吾方揚鬐於渤澥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自號曰從吾道人子穀仕至漢陽守亦精於名理有四存稿行世

郎中王公　事　永陵

公名畿、字汝中、浙江山陰人、學者稱龍谿先生、正德嘉靖間、王文成公倡明理學、以致良知為宗、郡人駭而不信、公首往受業焉、公弱冠、以高才領鄉薦、士望之為去就、及是以所聞出為諸士言、願從者日衆、嘉靖癸未、試禮部不第、立取京兆所給路券焚而歸、卒業於師門、師為治靜室居之、踰年大悟、曰致良知三字誰不聞、信得及者惟我也、丙戌復當會試、文成命公往、不荅、文成曰、吾非欲以一第榮子、顧吾之學、疑

信者半而吾及門士、朴厚者未通解、穎慧者乏沈毅能闡明之者無踰子、今宦學者咸集都門、子曷往焉、公曰、諾、在途、自良知外、口無別談、自六經四書傳習錄外、手無別檢閱、有及時藝者、曰、業已忘之矣、抵都門、歐陽南野、魏水洲、王瑤湖、洎郡縣入覲諸同志、爭迎公、與相辨証、大爲推服、入場屋、所爲文、直寫己見、不數數於時格、識者謂此非可以文士伎倆較也、拔置高等、而同門錢緒山亦在選、時閣部大臣、多不喜學、公語緒山曰、此非吾輩仕時也、不就 廷試而還、

時師門來學者衆文成不能徧指授則屬公與緒山分敎之而公所興起爲多文成論學每提四句爲敎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緒山謂此是師門定本不可更易公謂夫子隨時立教謂之權法未可執定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葢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

天命之性，神感神應，惡固本無，善亦不得而有也。是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於物，非自然之流行，著於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無動，著於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是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緒山曰，若是，是壞師門教法，非善學也。公曰，學須自證自悟，若執權法以爲定本，未免滯於言詮，亦非善學也。時文成將有兩廣之行，緒山謂曰，吾二人所見不同，盍相與就正焉。晚坐天泉橋上，因各以所見請質，文成曰，正要二子

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之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即本體便是工夫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悟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有善惡交得根株隨處對治安得入悟）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爲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真補法非實究竟也）漸漸入悟從有歸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爲躐等今

既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但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聖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德洪資性沈毅汝中資性明朗故其學亦因其所近若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為善學耳自此海內相傳天泉相証道脉始歸於一云文成發舟公與緒山追送嚴灘復扣玄旨文成舉佛家實相幻相之說詔之公從旁語曰心非有非無相非實非幻纔著有無實幻便落斷常辟之弄丸不著一處不離一處是謂玄同文成亟可之

文成至洪都，鄒東郭，暨水洲南野，率同門三百餘人請益，文成曰，吾雖出山，汝中與同志里居究竟此事，諸君只裹糧往浙相與質之，當不證也，明年文成平思田歸，卒於南安，公方偕緒山赴　廷試，聞變渡江復返，迎至嚴灘，與緒山議服制，緒山以爲父母在，麻衣布絰，弗敢加焉，公請服斬衰以從，於是共奔至廣信成喪，扶櫬歸越，經紀喪事，廬於墓，定服心喪三年，建天眞書院於省，肖文成像其中，且以館四方來學者，歲舉春秋仲丁之祭，無問及門私淑，胥以期集，祭

畢分席講堂呈所見於公取正焉心喪畢壬辰始赴
廷對時相張永嘉欲置一甲不果開吉士科道之選
欲引之公不應久之授南職方主事尋以病乞歸病
巳待補時相夏貴溪言議選宮僚其壻吳儀制春公
門生也首以公薦貴溪曰吾亦聞之但恐爲文選所
阻一往投刺乃可公謝曰補宮僚而求之非所願也
貴溪怒曰人投汝懷乃敢却耶君召吳道學名視我爲
何如人遂大恨公補南武選會三殿灾　詔求直言
六科疏薦臣識學有淵源宜列清華備顧問貴溪票

旨詆爲僞學而罷薦首吏科都給事戚賢官公再疏乞休銓司報予告矣踰年當考察貴溪使謂考功薛應旂曰王某僞學有明旨即黜一　不可遺考功雖附勢猶畏公議未敢決而時知公者交以書責考功唐太史順之至以爲不復知人間廉恥事考功怒遂決去以快意而因厚自結於貴溪故公名雖高仕竟不達然終不以是動心而孳孳以講學爲務所至接引無倦色自兩都吳楚閩粵皆有講舍江浙尤盛會常數百人年八十餘猶不廢出游有止之者輒對曰

不肖豈眞好勞但念時常處家以習心對習事因循隱約有密制其命而不自覺者纔離家出遊精神意思便覺不同與士夫交承非此學不究與朋儕酬答非此學不談晨夕聚處幹辦此一事閑思妄念與世情俗態無從而入葢欲究極自己性命自然不得不與同志相切劘若同志中因此有所興起欲與共了性命則是衆中自能取益非吾有法可以授之也又曰不肖百念已灰而耿耿於心不容自已者有二師門宗說幸有所聞常年出遊思得一二法器相與證

明衍此一脈天壤悠悠誰當負荷六經四書之文厄於後儒之臆測附會道晦學荒蓋千百年於茲矣先師首倡良知之旨千聖學脈賴以復續不肖晨夕叅侍謬承受記時舉六經疑義面相指授欣然有契稽諸遺編所可徵者十纔一二衰年日力有限若復祕而不傳後將復悔師門之罪人也思得偕同志數輩相與辯析折衷聞舉所聞編摩纂輯勒爲成典藏之名山以俟後聖於無窮豈惟道脈足徵亦將以圖報師門於萬一也萬曆癸未卒年八十六

萬曆癸未十二月十六日後學温陵李贄聞
龍溪先生之訃為位於龍潭以奠而告之曰先生聖
代儒宗人天法眼白玉無瑕黃金百鍊今其沒矣後
將何仰吾聞先生少遊陽明先生之門既以一往而
超詣中升西河夫子之坐遂至殁身而不替要以朋
來為樂兮不以不知而慍也真得乎不遷不貳之宗
正欲人知而信兮不以未信而懈也允符乎不厭不
倦之理蓋修身行道將九十歲而隨地雨法者已六
十紀矣以故四域之内或皓首而執經五陵之間多

繼世以傳業遂令良知密藏昭然揭日月而行中天頓令洙泗淵源沛乎決江河而達四海非直斯文之未喪實見吾道之大明先生之功於斯爲盛憶昔淮南見孫布地猗與盛與不可及矣今觀先生淵流更長悠也久也何可當哉所怪學道者病在愛身而不愛道是以不知（誰能知此）前人付託之重而徒爲自私自利之計病在尊名而不尊己是以不念兒孫陷溺之苦而務爲遠嫌遠謗之圖嗟夫以此設心是滅道也非傳道也是失己也非成己也先生其忍之乎嗟我先生

唯以世人之聾瞽爲念是故苟可以坐進此道不敢解嘲也唯以子孫之陷溺爲憂是故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必相捄不自知其喪身而失命也此先生付託之重所不能已也此予小子所以一面先生而遂信其爲非常人也雖生也晚居非近其所爲凝眸而注神傾心而悚聽者獨先生爾矣先生今旣沒矣余小子將何仰乎嗟乎嘿而成之存乎其人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先生以言教天下而學者每呫嗶其語言以爲先生之玅若斯也而不知其糟粕也先生不貴也

先生以行示天下而學者每驚疑其所行以爲先生之不妙若斯也而不知其精神也是先生之所重也我思古人實未有如先生者也故因聞先生之訃也獨反覆而致意焉先生神遊八極道冠終古夭壽不二生死若一吾知先生雖亡固存者也其必以我爲知言也夫其必以我爲知先生也夫尚饗

僉都御史唐公　　事　承陵

公名順之字應德武進人文行爲學者所宗稱爲荊川先生嘉靖己丑中禮部試第一及廷試遂菴內閣使鄉人索試策欲首擢之而公以年、筮仕守己當巖竟不與通置二甲首其榜首則江西羅念菴洪先也自與羅公見知其人品甚高因定爲石交授武選主事以幼時嘗竭精神於舉業幾成瘵疾而學問文章未成恐碌碌仕途無以爲終身自立之地庚寅春疏病得歸值母艱服闋無赴官意以父有懷公教乃

速裝壬辰改稽勲主事調考功居家時素知有司某某賢後取至京以不通關節留滯不時用公即密白其賢擢科與道不使其人知之羅峰相公改各屬官爲翰林部中首舉公拜編修校對　累朝實錄于時王遵岩陳后岡高蘇門皆以詩文名當世一見公作心服之而公未敢以爲然也至其戒行雖苦終少自得之趣公尤自歉時則王龍溪以陽明先生高第寓京師公一見之盡叩陽明之説始得聖賢中庸之道矣校對完例當陞賞公不欲受又以羅峰愛己將遂

其嫌、遂告歸、張緣是怒、以吏部原職致仕、居家窘甚、而于文章之潤筆、弟子之贄儀、未嘗妄取、林下三十年、不役官府一人、不受坊價一緡、官府積公所却至三千金、會　皇太子立、妙選宮僚、　上面諭宰臣、起公爲春坊司諫、竟以請朝　東宮落職歸、自是御一布袍、嘗居宜興山中、與諸生講學、宦於其地者、欲一見之無從也、四方之行過是邑者、必先禮於其廬、以得見爲榮、剡薦殆無虛日、獨雲川舒侍御之薦章有曰、學以聖賢爲法、道以經濟自期、立朝著蹇諤正直

之風居鄉有廉靖無求之節乾坤不可無此正氣朝廷不可無此正人可謂得其真矣公喜静坐樂與方外之士遊曰方外之學雖與吾儒不同而其苦行堅守洗淨心緣知自求之身者固賢于今之儒也居恒于書無所不讀無不精究其妙而于曆筭尤精文章可以窺班馬詩可以追李杜然嘗曰此不過應酬之作更看山中静坐十年後文字更何如耳與人無間於貴賤貧富惟投其機則言笑無厭有所拂則怫然見於顏面遇之途亦為之趨避曰匿怨而友吾弗

爲也其與人言罄竭底蘊若無所不盡事關機要則深沈隱默際不可窺於瑣屑之事若不甚通曉至于籌畫世故則辨悉毫芒性恬淡不樂仕進而見民之瘡痍困頓又若恫瘝切身思救援之如不及貌不踰中人而視天下勢之所至若萬鈞之壓卵處之晏然舉天下之所不敢爲不能爲者獨毅然當之嘗自謂當今少一甯武子之愚蠢自況也甲寅倭奴起釁流血東南公目擊其變至不能寢食遂居有懷公喪而趙文華者以　上命視師海上來訪公與陳機略且

言非專任梅林胡公不能平此寇趙歸　朝首薦公以南部車駕主事起之尋陞北部職方員外堅臥不起及巡按提學二侍御奉　旨促行不得已赴京陞本司郎中　陛見後即奉　命查勘邊務繼而視師浙直公奮然曰一月賊不平請斧將官三月賊不平請斧郎中十二月公將至浙賊聞而遁去公計平賊上策當禦之海外而海道不可不熟乃自江陰與嘉興兩次下海泛大洋至鯫門而還未幾春汛急自登海船督諸將泊崇明沙沈賊船十三隻斬賊首百二

十級餘賊走三沙陞太僕少卿胡公奏留同事又陞右通政於時江北巡撫李遂告急胡總制檄總兵盧鏜往援公以江北 陵寢重地乃以三沙賊檄鏜堅守身往江北與李首尾擊賊敗之于姚家蕩又敗之於廟灣場度其勢無能爲復自江北往攻三沙居海中二月竟以鹽鹵之故腹疾增劇方同太倉調遣狼兵而賊乘風雨夜登江北岸矣公每以此自愧其斬馘功皆遜不居而胡公竟上之三有白金文綺之賜公每與胡公論國家事未嘗不泣下沾襟誓以身許

國曰胡公計事先我一着至忠義一念則甚相符合未幾陞僉都撫淮揚因積勞病甚不能行然以淮揚重地
朝方倚任十一月勉強赴官值歲歉請于
朝得餘鹽銀二萬兩以賑又自捐俸金令有司以次捐俸易米散各鎮爲粥以食饑民公素仁心不忍見民之饑死又以淮揚所轄天下要道即有變于內倭寇乘之貽患不細故于賑濟獨勞心焉時病已甚治軍旅不少休三月二十一日登焦山望三江嘆曰吾第一梟將使吾病而不能展其能奈何然使一病都

堂居海中則諸將無敢不下海諸將能下海則敵人自奪氣也欲從太倉取道常居海中行至通州而病不起矣將革猶以爲人與學問未成未了十年工夫自恨時天皷皷鬭天鼓鳴於舟上者三而公氣絕

焦弱侯論曰嘉靖己丑唐公應德羅公達夫同爲舉首一時以爲連璧云達夫一斥不復用世以難進歸之應德慨然爲分宜所薦至今以爲訴病不知爲達夫易爲應德難也嘗觀易之否以包承小人爲大人之吉甚且包羞而不辭唐梁公婁師德周旋女主之

朝豈誠戀戀于腐鼠者流哉非隱忍堅決將取日虞淵之功終委之溝瀆固志（誰人知此）在天下者所不忍出也始爲夷躡姑蘇戟嬰兒爲戲公一見痛心疾首憤不與之俱生此其志何如而可以硜硜之節繩之哉漢人有言中世選士務于清愨謹慎循常習故者乃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嗚呼世多隱情惜己之人始難與道此也

光祿少卿羅文恭公　　事　永陵

公名洪先字達夫吉水人自幼端重不爲嬉弄年五歲夢至通衢市人肩摩自知爲夢呼曰汝往來者皆在吾夢中尚自攘攘何耶拍手大笑遂覺以告母李宜人識者知非埃壒人也十一歲讀古文慨然慕羅一峰公之爲人年十五聞陽明王公講學虔臺心卽嚮往遂卑視舉子業常歛目端坐同舍生誚之曰是羅道學先生耶比傳習錄出奔假手抄玩讀至忘寢食年二十二舉于鄉時同里谷平李公家食公師事

之嘉靖八年　廷試世宗親閱所對策御批云學正有見言讜而意必忠宜擢之首者賜進士及第第一人授翰林修撰明年告歸已而丁外艱哀慟溪至苫塊蔬食不入室者三年一日讀楞嚴經得反聞之旨遂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外友人覩其顏貌驚服忽自省曰得無誤入禪耶乃反求諸孔孟與同郡鄒文莊公及諸同志切劘無虛日　召改左春坊贊善疏請預定　東宮朝儀忤　旨罷爲民家居削跡城市應酬禮文辭受取與一裁以義不狥時

局人不敢干以私親賢問道撝謙求益未嘗以言詞先人然瞻其容止者非僻爲之潛消遊衡嶽僧楚石密授以外丹拒而不受里中得石洞故爲虎穴荊莽蓊鬱闢之可容百餘人命曰石道自是多洞居時出聚友於雪浪閣四方縉紳士人請益者日衆贛江水漲公宅舍漂沒假宿田家撫院馬公森以公家故窶而嘗郤臺省餽坊數千金貯縣帑檄縣取爲搆室助竟辭之荊川唐公以兵事起官約偕出公曰天下事爲之非甲則乙某欲爲未能者得兄任之即比自效

可也奚必我出時相亦貽書致意公荅書頗畢志林壑年踰五十謝客屏居止止所製半榻默坐榻間不出戶者三年事能前知人或訝之荅曰是偶然不足道比荊川訃至哭始下榻邑當造賦冊念詭灑重爲民病戒里中按畝收賦督冊憲使即以邑冊請公任之於是宿弊頓革貧者懽若更生比疾作子世光適赴省試家人問何言荅曰兒歸但語以莫厭窮窮固自好諸生環侍以意示令扶起危坐正巾斂手端默而卒年六十有一公學始致力于踐履中歸攝于寂

靜晚徹悟於仁體。丁巳，學憲王公宗沭訪石蓮洞中，問靜。曰：君可聞者，吾之言也；所從出此言者，君不得聞也。豈惟君不得聞，吾亦不得而聞之。玆非至靜爲之主乎？故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至靜無思之位也。又曰：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不睹不聞，靜也。戒懼者，不欲馳而離也。又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后能靜。知止，所以歸靜也。馳而離焉，不可謂之止。故歸靜言乎其功也。而謂任心之流行以爲功者，吾嘗用其言而未有得，是以守吾陋而不知變，非敢倡說以駭人也。壬戌、

王公畿以專靜不違順應爲疑訪于松原問近日行持何似曰近覺一切無有雜念即感應處便自順適龍溪曰工夫有先後否荅曰即如均賦一事終日紛應吾未嘗憎厭執着放縱張皇褻侮偏黨自朝至暮惟恐一人不得其所一切雜念不入亦不見動靜二境自謂即靜定工夫非專以默坐時爲靜而動應時無靜也○陽明詩曰良知原用安排得此物由來自渾成又曰世間豈有現成良知良知非萬死工夫斷不能得也今人誤將良知作現成看不知下致良知工夫奔放馳逐泛濫一生有何成就又曰吾輩所

以必須學者皆緣習氣作梗要得消磨蓋自有知以來積染成習如油入麪末易脫離誠不可以平日虛見爲得手須是終日應酬終日收歛不使習氣乘機潛發始不負一生耳語具所作松原志晤中明年錢緒山公德洪以陽明王公年譜成請序公爲序曰善學者竭才爲上解悟次之聽言爲下蓋有特妙契而不知反躬至不副夙期者多矣甲子郡節推周弘祖問學公手書冊曰落思想者不思即無落存守者不存即無欲得此理炯然隨用具足不由思得不由存

來此中必有一竅生生覺然不類又曰此非可以倖
至也却從尋求中得由人識取蓋卒之先一月也公
於陽明王公之學極其尊信而後學見公躬行之實
旣慕服於是因公之言而益知王公之學爲當尊信
王公之學得公以身發明之其有功於斯道大矣公
始歸田攻苦淡鍊寒暑躍馬彎弓考圖觀史其大若
天文地志儀禮典章漕餉邊防戰陣車介之事下逮
陰陽卜筮靡不精覈至人才吏事國是民隱彌加諏
詢曰苟當其職皆吾事也年垂五十觀時事日非乃

絕意仕進。然饑渴由己。撻市引辜之衷。未嘗一日忘
天下士想望其出以卜治平。而竟不果。隆慶元年。
詔贈光祿寺少卿。謚文恭。

事　永陵　昭陵　今上

參政羅公

公名汝芳字惟德別號近谿江西南城人正德乙亥生甫三歲偶念母而啼父抱之即止隨思曰心一耳何苦樂倏變乃爾爲展轉追尋不置五歲從母授孝經小學諸書十五從新城張洵水學洵水每謂人須力追古人於是一意以聖學自任一日誦薛氏語錄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遂焚香叩首矢心力行數月而體未復壬辰閉關臨田寺几上置鏡與盂水對之令心與

水鏡無二父之成疾父憂之授以傳習錄一編循其言求之病漸愈庚子入省赴大會見顏山農自述遘危病生死得失能不動心山農不許曰是制欲非體仁也公曰非制欲安能體仁山農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子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之息也公時如大夢得醒遂下榻人中稽首師事焉癸卯舉於鄉甲辰舉會試曰吾學未信未可以仕不就 廷試歸而尋師問友周流四方者十年建從

姑山房以待四方講學之士楚人胡宗正舊以文學受業至是聞其易有傳也迎致之執弟子禮宗正喜使息心而深思之謂曰若知伏羲當日從平地著此一畫耶公略爲解說宗正不應徐曰障緣益增本眞益昧如是三月然後以易授焉嘗苦格物義難曉乃錯綜前聞互相叅訂每有所見則以請正其父父不爲釋然三年之後一夕忽悟心甚痛快直趨父榻前陳之父亦躍然起舞曰得之矣得之矣因回憶往年從師論道徒成畫餅饑飽了無干涉癸丑北上過臨

清、忽遘重病、倚榻而坐、夢一翁來言曰、君身病康矣、心病則未也、公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不動、當勸而目不瞑、擾攘而氣不分、夢寐而境不昏、此君心痼也、公愕然曰、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太甚、遂成結習、君今漫喜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隨之矣、公大驚、伏地叩謝、汗下如雨、從是執念漸消、隨入京赴　廷試、初仕爲令、入爲部郎、出知寧國府、所至不事刑朴、惟以化育人才爲功課、一時彬彬有弦歌風、歲大計、以守入覲、見華

亭相徐徐喜曰、我初不欲煩子以郡事、由今觀之、更有實用也、公起謝、且請曰、先生加意於某、不過爲世道計、如推此意以及同志、天下斯文尤幸、徐默然良久曰、古今事亦有不由己者、卽如狄梁公反周之志固堅、而所托則張柬之、柬之時已向老、倘沒在武后之先、志且柰何、公毅然曰、先生此言、知柬之不知梁公、徐曰、我何以不知梁公、公曰、梁公以人事君、則所舉柬之、亦必以人事君者也、武后先沒、成事固在柬之、卽不然、柬之雖去、而柬之所舉、亦自有在、夫復何

憂。徐首肯。公復曰。宗社以人心爲本。今來朝兩司郡縣。多極一時之選。所患學脉不端。則心事難一。先生趂此合并一番。令其向往不差。則終身德業。豈不益光明俊偉也哉。徐躍然喜。翌日大會靈濟宮。公娓娓發明音吐洪鬯。興起者不可勝數。返郡未幾。丁父艱。奔歸。士民悲號不忍釋。有步隨至盱江者。家居。四方來學者日衆。癸酉。起復入京。見江陵。相問山中功課。對曰。讀論語大學。視昔差有味耳。江陵默然。補東昌守。治東昌如寧國。未幾。遷雲南副使。爲開水利。塹城

濠、省徭役、政暇、召同志講學、信從益衆、轉藩參、賫捧入京、禮成、遂請告出城、同志留集廣慧寺論學、江陵惡之、嗾言官疏劾致仕、歸復與諸門人走安成、下劍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戊子八月、偶示微疾、與門弟子講學不倦、一日夙具冠服、禮天地祖考、端坐中堂、弟子環侍請教、曰、徒言也不是、道滿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左史蔣賓蘭問疾、命具紙筆、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不隔分毫、故人己相通、形神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往往

執滯言詮善求者一切放下放下時更有何物自是絕筆明日爲九月朔盥櫛出端坐命諸孫次第進酒各微飲隨拱手別諸生曰行矣諸生懇留盤桓一日許之次日命諸孫扶至正寢整衣冠端坐而逝年七十有四門人私謚曰明德

侍郎殷公　事　永陵　昭陵　今上

公名邁，字時訓，南京留守衛人。生而氣貌淳靖，有雅志，居恒自奮曰：「學不究本原，徒取世資，非夫也。」辛卯舉於鄉，及入太學，與何善山游，因聞陽明先生緒言，益自砥礪。辛丑成進士，授戶部主事，乞南，改驗封，滿考，晉文選郎中，出為江西參議，擢貴州督學副使，疏請致仕。丁卯，　穆廟改元，用薦者言，起原官，視學兩浙，歷江西參政、按察使、四川右布政，晉南太僕卿，請告還。癸酉，　今上在御，復就家起公南京太常卿，尋

陞禮部右侍郎丙子南大司成缺僉議非公不可强起公視職居數月復稱疾疏一再上　允致仕公自筮仕至卿貳更四十年計其在官之日僅十三前後連起公右職皆廹而後應論薦者以致公一出爲重始公以南驗封考滿如京士論擬留公北銓力辭不就每進輙引遠若不屑事至所居職恒辦乙卯提調江西試事稱得人於浙掄士一先德行諸生中有以出妻抵誣者獄久滯公暴其枉釋之夫亡而娟從死議者欲旌其節公曰婦節以守死不二爲貴從死非

中制也議者韙公在太僕值罔政寖弛吏因緣為姦公隨事振刷不辭煩細至典國學則申嚴功令開示名理六館士喁喁嚮風其得大體類若此性尚玄泊恬默寡交縉紳大夫或造請公不得至海內士與公氣類者貽書不遠千里以學術相辯證少求格致之義不得其說至哽咽終日究心中庸證諸內典已而澄思靜照久之忽有省自言一日於幽寂中恍惚見其良心始知此心虛融周遍而身內有形之心非吾心也其所得亦可窺其崖略矣陸公樹聲稱公坐鎮

雅俗似房次律、急流勇退似錢宣靖、洞明宗要、則楊
次公晁大傅、至其信道之篤、不言而默成、視理學諸
儒不知何如也、所著有懲忿窒慾編逍遙訣測言、閒
雲館野語、行於世、

左諭德張公　　事　　昭陵　今上

公名元忭，字子藎，別號陽和。其先蓋蜀之緜竹人，宋相忠獻公之後也。徙家越之山陰，代有聞。十傳爲贈吏部主事詔，生天復，以進士官至甘肅行太僕寺卿，配劉安人，生公。公生而古貌魁然，稍長好讀書。安人憐之，戒無溺苦於學，公乃張燈幙中，俟母寢夜誦，不令母知。總角時，嶽嶽負意氣，擻矢口談時政得失，人物臧否，太僕公故抑之，不荅也。會楊忠愍諫死，公遙爲誄詞，慷慨泣下，詈衿。太僕公乃色喜，大奇之。嘗讀

書至朱子格致篇、輒乙其處而沉思、已聞王文成良知之說、遂潛心理學、嘉靖戊午舉於鄉、數上公車不第、下帷龍山之陽、喟然嘆曰、聖賢學自有眞、曲士抱蟲蛙之見、不務即心證聖、而狼踵其下風、亶何陋也、戊辰歸自京師、而太僕公有滇難、蓋太僕公故嘗副滇臬、擊武定叛夷有功、忌者中以蜚語、卒從吏訊、君身挾太僕公萬里赴逮於滇、已復馳如京、白狀當事者、比有 詔免太僕公官歸越、復馳如越、履及門、血縷縷滅趾、天下聞而哀之、庚午、游太學、明年、舉南宮、

射策、賜第一甲第二人、授翰林脩撰、君自以遭逢
聖明釋蹻取上第、廩廩期有以自樹、日槖筆守官下、
苑羅金匱憲典而研究之、詞林故淸署、第雍容以文
墨相高、稍涉事、輒引代庖爲解、君獨聚徒講求世務
人才、相與籍記之、戶外履常滿、每抵掌論天下事、不
爲首鼠兩端、今 上元年、君嘗疏直御史某、且請進
講列女傳于 兩宮、以修二南之化、不報、戊寅、免太
僕公喪、起家、奉 旨教習內書堂、公曰、若曹星近
皇位、不可去、可使習爲善、勳貂管蘇非人乎、乃取中

鑒錄，自爲條解，又作訓忠諸吟，令歌之，尋管理　誥
勑，直起居館，會　皇子生，奉書告楚藩，因上匡廬，浮
沅湘，還取道武夷，所至多題咏，具槎間漫筆中，丁亥
起家，用詞林久次，超爲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
讀，淸理武黃，尋充經筵講官，既入侍金華，退而嘆曰，
明主方孳孳嚮學，嘔喻受講臣風勸，而講臣不竭忠
畢智以廸　宸聽，非夫也，每喁喁然盟心待對，冀有
所感孚焉，初　上御曆覃恩，公即疏白太僕公宛狀，
請以恩及已者，移太僕公冠服，至是復申前請，忤

旨格不行君仰天泣曰吾不可以下見吾父矣武定之役吾父躬擐甲冑斬首虜千級口碑具在乃今幸事　明主而不能爲父洗沉寃長負　君親吾死爲後蓋居常深念兩世登　朝父建功不讐志以殁願以身代父報　國而卒且微　國恩報父故終其身有緹縈之恨竟以此鬱鬱致疾疾革顧弟子呼　陛下者再又曰　朝廷亦多有人乃瞑公平生雅志聖賢之學宗王文成然不空事口耳顓務以實踐爲基嘗曰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近世學者

徒剽文成之外郛耳又謂朱陸同源而末流乃岐之非是手摘考亭所論著與文成意符者彙集之題曰朱子摘編以袪世儒之惑特操端介絕不喜婾婀事人然坦焉蹣中庸之庭亦不欲以奇行自見葢公之進也出江陵門下當其炎炎時畢者蟻附高者鶩鳴而公不隨不激有以自守嘗語同門曰某門人也早囊白簡之事當以待他人乃若喪請留病請禱某即死弗爲矣里居數年私刺不及公門然事關公義則侃侃無少避如議賦法議不毀兩賢祠議祀四先生

于學、越人至今誦爲美談、天性孝友、侍太僕公若安人疾、湯藥非口所嘗弗進、比卒、欒欒柴瘠、喪葬悉遵古禮、盡革燕賓崇佛諸敝俗、越人化之、有異母弟二人、太僕公病、以屬公、公拊之、恩義隆備、居常飯脫粟、衣浣補、而賑施宗黨若弗及、蓋公行誼力追古人、其文章春容爾雅、粹然一出於正、初太僕公作山陰縣志未成、公續成之、已又創紹興府志、會稽縣志、義巖衮鉞、足稱一方信史、他所著有雲門志畧、山遊漫稿、槎間漫筆、行于世、又有不二齋稿、志學錄、讀尚書考

讀詩考、讀史膚評、皇明大政記、藏于家、

侍郎楊公　　　事　今上

公名起元、字貞復、別號復所、廣東歸善縣人、弱冠賊躪東平、焚民舍、公為亂兵所掠、從容賦詩自若、賊異而釋之、明歲中鄉試第一人、年二十一耳、三試南宮不售、乃遊金陵、下帷績學、邂逅盱江黎允儒、欣然相得也、黎為近谿羅先生之甥、為述先生言行甚具、公大契於中、業駸駸嚮往之矣、丁丑、舉進士、改庶吉士、己卯、授翰林院編修、丙戌、分校禮闈、是歲冊封崇藩、歸省覲還　朝、取道盱江、執贄羅先生而禀學焉、往

復參證因大悟性命之宗曰乃今如客得歸矣因次先生會語爲答問集又摘其論仁者爲識仁編曰諷誦之并示學者丁亥進修撰戊子校士入闈試策大發所學同志者爭傳誦不置己丑復分校禮闈三月遷國子監司業辛卯晉司經局洗馬纂修玉牒充經筵講官上崇聖志勤聖學疏語具集中壬辰復分校禮闈先後所得多名士聞父喪奔還服闋起國子監祭酒丙申晉南京禮部右侍郎修皇陵功成上命祭告公至中都士大夫暨師生來問學公卽中

肅首章反覆開諭中多興起者丁酉秋因災異復上
恭勸勤學疏踰月輯　高皇帝御製集刻行之於其
中稍爲詮注取洪範語名曰訓行錄擬上未果遷南
吏部戊戌召爲吏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未行而毋
夫人卒於官舍公扶櫬還巳亥八月營葬事躬荷畚
鍤哀毀之餘感寒疾以是月十九日卒年五十有三
平生事親孝與弟友厚宗族閭黨人有過耳不欲聞
而惟就其所善奬成之僮僕有違亦不加鞭朴微以
意諭戒之而已一聞羅先生之學銘心刻骨無須臾

忘雕一小像出必告反必面歲時約同志祭奠於所居以爲常四方之士受學者屨常滿戶外公隨機指授人人躍然意滿去持論以明德親民止至善爲宗而要歸於孝弟慈謂孩提不學不慮之良心即聖人之不思不勉耳目手足之生生即心愚夫愚婦之知能即聖氣禀物欲皆明德之寄寓共覩共聞即不覩不聞之本體大抵皆本父師之言而推衍之聞者始而疑中而譁以辯久之羣然服者以公之言取成於心非世儒矯強義襲半塗而廢者比也所著有證學

編、楊子學解論學存笥稿、楊子格言、楊子政序輯白沙語錄、證道書義等書行於世、

續藏書卷二十二終